

文艺评论

李白的诗性生命

廖伦涛

文学即人学，其核心在于探寻人的“存在”本质。生命科学研究表明，“存在”至少包含两个维度：一是物质层面的客观存续，如讲台矗立、人身驻足，这是可感知的具象存在；二是精神层面的永恒延续，正如孔子、曹雪芹虽肉身已逝，但其思想与著述仍滋养后人，以另一种形式“活着”。

诗性生命，正是诗人以诗意方式感知、表达并升华生命体验的极致状态，它凸显生命内在的审美品格、创造活力与精神超越性。相较于短暂的自然生命，李白的诗性生命堪称盛唐气象与个体精神交融的璀璨瑰宝——其诗歌既承载着对自由的执着追寻，又蕴含着与天地对话的哲学思考。跨越千年回望，走进李白的诗境，恰似展开一幅恢弘长卷，其独特的精神内核清晰可辨。

自然意象里的生命狂想

李白将天地万物视作生命的同源伙伴，一生都在行走中追寻精神的辽阔。年少时便

喜登山临远，青年后更是心怀八荒，于日月星辰间汲取力量，在雄浑与飘逸的碰撞中构建起独属于自己的诗意宇宙。

流放遇赦后，他登上岳阳楼，将重获自由的欣喜融入明丽景致。“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开篇便以壮阔笔触勾勒洞庭全景；“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雁与山月被赋予灵性，成为消解愁绪的知己；“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更以超现实的想象，将楼阁升华为天人共饮的醉境。这份物我交融的境界，既承袭了庄子哲学的旷达与楚辞的浪漫，又比王维的禅意多了几分豪放，仿佛洞庭湖的万顷波涛里，都浸润着他的豪气与酒香。

立于高处，人与千山云海、松涛飞鸟相融，目光一端望向苍穹的高远，一端探入内心的深邃——这便是李白在自然中完成的生命对话。

自信与自由的精神宣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是极具个体意识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个性张扬、豪气干云，将个人价值与精神解放演绎到极致，而对个体意义的笃定，正是其诗性生命的核心。

“天生我材必有用”，不仅是对抗现实困境的呐喊，更道出他对生命本质的洞察：如同星辰有轨迹、四季有轮回，每个人都该坚守自身的价值坐标。《将进酒》中，黄河之水象征奔流不息的生命洪流，“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豁达，是以酒神般的洒脱对抗时光有限；“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放，则以笑声撕破世俗枷锁，彰显出超越凡俗的精神高度。

这份不加掩饰的自信，不是恃才傲物的狂妄，而是对生命本真的坚守——他坚信个体的光芒，终能穿透时代的迷雾。

困境中的诗意超越

人们钟爱李白，不仅因他冠绝时辈的才华，更因在他身上能看见生命最本真的模样：不趋附、不矫饰，始终流动着少年般的鲜活与热忱。即便身处困境，他也总能以诗意完成精神突围。

《行路难》中，面对“冰塞川”“雪满山”的阻碍，他没有沉沦，而是以“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的想象，在历史典故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即便有“举怀消愁愁更愁”的苦

闷，也能将个人烦忧升华为“与尔同销万古愁”的集体共鸣。

李白诗歌的伟大，还在于他善用最鲜活的生活语言，将个人独特体验提炼为人类共通情感。“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我寄愁心与明月”，这些诗句里的意象，既是他的个人感悟，也承载着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因而能穿越千年，引发每一代人的共鸣。

真正的好诗，从来不是分行押韵的文字游戏，而是心情的袒露、人格的写照、境界的彰显，是对人世间善良、真诚与自由的守护。李白的诗性生命，本质上是一场以诗歌为载体、以哲学实践：在江油家乡的“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里，感受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在洞庭月色中，痛饮自由的甘醇；在黄河奔涌里，叩问永恒的意义；在夜宿山寺的危楼上，触摸星辰的浪漫；在庐山五老峰前，思索入世与出世的平衡；即便行路艰难，也始终怀揣“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信念。

千年已逝，盛唐的月光依旧照耀大地，而李白诗中的酒香与豪情，早已融入华夏汉语的血脉，成为每个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永不褪色的生命符号。

风雅韵致

在书页之间

（外一首）

卿川

阅读是一场无声的远行
字句如微光，悄然生长
一杯茶，一本书
时光溶进安静的心房
文字如风，穿过岁月森林
把梦想吹远，又带来真实

故事转角遇见自己
在沉默中，与世界和解
合上书本，像醒自一场好梦
心头留住一片澄明蓝空
你读懂了谁，也懂了自己

烟火人间

清晨的早餐摊
热气腾腾的豆浆油条
菜市场叫卖声此起彼伏
孩子背着书包轻快奔跑
父母目送，目光温柔

午后阳光，照亮小巷
有人修鞋，有人织补
傍晚归家的脚步声与饭香交融
日子平淡，却暗藏欢喜
夜幕降临，星星点灯
琐碎世间，处处温存
烟火人间，最真最动人

西江月·浅秋

陈静

翠盖不沾秋色，芙蕖犹默诗行。
蝉声聒噪柳塘塘。
风在人间回望。

浣水浊波未净，西山花事含凉。
月空抖落旧情殇。
溅起一池惆怅。

念想

毛晓红

旷野里爽人的风
一阵阵徐徐吹来
像初恋时节不忍撒手

火热的浪
徘徊房前屋后
像浓情蜜月
难说分离

时间秒针丈量
白天黑夜
嘀嗒着
初恋与蜜月轮回



勿忘国耻
精忠报国
海凡篆刻



粮画

白英摄

乡情乡音

坛中醉椒 岁月乡愁

杨力

秋日一到，大红的“二荆条”辣椒从田垄间端上了寻常人家的餐桌。不少家庭会采购来做泡椒，而母亲总爱琢磨着做醉椒。

泡椒是用盐水腌的，醉椒则靠白酒浸，用料不同，风味和质感也就有了差别。

家乡在水乡，江河纵横，鱼虾新鲜肥嫩。当地人擅长烹制河鲜，要去鱼腥、提鲜味，泡椒是少不了的。五六斤重的草鱼或花鲢，配上泡椒、泡姜、泡蒜一同烹煮，就是一道让人记挂的家常鱼。这些调味品里，泡椒算是灵魂——它给鱼肉添了鲜辣，又悄悄化解了鱼腥，让普通的食材有了让人惊喜的味道。

醉椒，倒像是泡椒的“升级版”。每年秋天，母亲都会挑一批最饱满的“二荆条”，这些辣椒经历了完整的生长季，又被秋阳多照了些日子，攒足了风味。她把辣椒细细切碎，“笃笃”的切菜声混着椒香飘出来，是我童年里最熟的秋日声音。碎椒装进坛子，母亲会倒上醇厚的白酒，撒把粗盐，再仔细把坛子封好。接下来的一个月，辣椒就在酒里慢慢发酵，悄悄变着味儿。

小时候总不懂，为啥母亲做的“醉椒鱼”，比别人家的多一分鲜。那辣味不似普通泡椒那样冲，是层层叠叠的醇厚，辣里带香，

香完还有点回甘。长大些，母亲才慢慢讲起醉椒的来历。

这手艺，是外曾祖父在漂泊时琢磨出来的。当年水道上热闹，外曾祖父是篷匠，常年在船上过日子。船舱小，生火做饭不方便，他常一次备好几日的饭菜。夏天热，食物容易坏，外曾祖父就想了个法子——把菜装进小坛，撒上盐，再倒些白酒泡着。这样食物能放得久些，里头最常泡的就是红辣椒。

外公小时候最爱去船上，看外曾祖父做船篷。到了饭点，外曾祖父总会从坛里拿个醉香的红辣椒，笑着塞给外公。奇的是，白酒泡过的辣椒，没了原来的冲辣，倒有了种特别的醉人香气。用它煮鱼虾、烧豆腐，比寻常

调料鲜多了。

外公学会这手艺后，又试着加了花椒、姜蒜这些佐料，让醉椒的味道更丰富了。传了几代人，慢慢改着、完善着，这醉椒成了家里的“独门方子”——辣味柔和，口感又足，做菜时放一点，能把鲜味提得足足的。

醉椒的做法，说到底微生物在坛里“忙活”。白酒里的酒精挡住了坏菌，盐又帮着调节，好菌就慢慢把辣椒里的蛋白质变成氨基酸，淀粉化成糖，攒出了复杂又顺口的鲜味。

如今在外地，每到秋天，看见市场上红艳艳的辣椒，鼻尖就像飘着醉椒香。那不光是辣椒和白酒混出来的香，是岁月和亲情慢慢酿的味。我知道，那是母亲在老家厨房掀开醉椒坛子呢，是游子心里扯不断的乡愁。

一坛醉椒，装着的不只是辣椒的味，是一家人的记忆，是过日子的智慧，也是对老方法的传承。现在快餐多了，这种要等些日子才好的味道，反倒更稀罕。它像在告诉我们：有些好东西，得等；有些老传统，得传；有些味道记在心里了，就成了一辈子的乡愁。

秋风再起来时，总会想起母亲那坛醉椒——藏在日子里的香，融在血脉里的乡味，还有不管走多远，都有家的呼唤。

烟囱下的教诲，钢笔里的惦念

处钢筋交错如麻，支座负筋的截断位置怎么也理不清，师父不知何时站在了身后。他没出声，抽过我手里的铅笔，在废纸上画了简易剖面图：“你看，这里的钢筋要像挑担子，根部得扎稳。”笔尖顿了顿，画出钢筋的锚固方向和受力特点，“规范里的长度是死数，现场得看构件受力——这梁挑出去1.5米，钢筋锚固就得多延长十公分。”铅笔在纸上沙沙响，蓝图上纠缠的线条经他一拆，忽然就清晰了。

每周三下午，师父总会带我去现场。宝钢三期工程的炼钢车间烟囱正节节攀升，200米高的塔身，钢筋像骨骼般从模板里探出来。他踩着脚手架的跳板走在前头，手里的图纸被风吹得哗啦响，一边叮嘱我“踩稳抓牢”，一边指着一根钢筋说：“你看这搭接长度，比规范多五公分——这里是烟囱变径处，受力复杂，配筋和施工都得更严。”阳光把他的身影投在钢筋丛林上，和纵横的线条融在一起，亮得晃眼。在6.25米焦炉基础板的现场，他蹲在绑扎好的钢筋网前，捡起块混凝土保护层垫块：“马凳筋高度不只是板厚减保护层，还得算上垫块厚度，差一公分都不行。保护层不够，后期钢筋容易锈，这是国家级工程，也是良心活。”

师父的配料表永远工工整整，每根钢筋

的长度、根数都标得明明白白。第一次让我独立做配料单时，我漏算了悬挑梁的附加钢筋。他看过没批评我，只在草稿纸上画了受力简图：“这里少了这根筋，拆模板后，支座处混凝土可能会开裂。”笔尖圈出受力点，“配料不只是算尺寸，得先想明白构件怎么受力。”后来才知道，为了让我少走弯路，他每天都会把我做的配料单重新核对一遍，红笔修改的地方，都标着原因和注意事项。

师父退休那天，用省下来的零用钱买了支钢笔送我：“干活要像写字，一笔一画都得稳当、扎实。”他的手有点抖——那是多年握笔算料留下的痕迹。后来工作中遇过无数难题，每次拿起这支笔，就想起他画图时专注的神情，心里就有了底。

岁月流转，宝钢老厂区那座200米高的烟囱还立在那里。记忆里的钢筋早被混凝土裹住，稳稳撑着烟囱，伴着袅袅炊烟飘在宝山的土地上。就像师父教我的那些道理，看似平淡，却成了我职业生涯最坚实的根基。钢笔里的墨水换了一管又一管，师父的话却永远刻在心里，照着我往前走。

深切怀念恩师常直言。如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有了新内涵，但师父的教诲始终亮着前路。握紧手里的笔，扎实写好每一步，就是对他最好的记住。

阅读品鉴

创伤记忆的诗性 重构与精神突围

周永珩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灾难是无法回避的考验，而文学始终肩负着记录创伤、传递力量、照亮希望的使命。李春的《在废墟上重生》以5·12汶川大地震为背景，跳出普通灾难叙事的局限，将个体经历与集体记忆深度融合，用细腻笔触和深刻思考，书写出一部饱含生命韧性、彰显精神力量的记忆史诗，既是对灾难的深情回望，更是对中华民族在困境中团结奋进、向阳而生的生动诠释。

黑暗废墟中感官觉醒与精神共生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地震突如其来，时任北川羌族自治县图书馆馆长的李春，被卷入这场生死劫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废墟中，视觉的缺失让听觉成为连接外界的唯一桥梁——呼喊声、砖石断裂声、余震的轰鸣交织，却没能压垮她求生的信念。她敏锐捕捉每一丝生命迹象，与同样被困的“干女儿”相遇后，两人用交替的鼓励搭建起“语言防线”，打破了血缘的边界，在死亡阴影下构筑起精神共生的港湾。

这种绝境中的相互扶持，正是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精神的微观缩影。两个陌生生命以最朴素的善意彼此支撑，用话语传递勇气，在黑暗中点亮希望，让读者看到灾难面前，人性的光辉始终是穿透阴霾的第一缕光。

医院场景中的身体叙事与哲学思考

作品中关于医院场景的书写，没有刻意渲染痛苦，而是以近乎纪实的笔触，将“皮瓣转移手术”“高压氧舱治疗”“康复训练”等过程，转化为生命重新站立的见证。每一道疤痕都是与死神抗争的勋章，每一次艰难迈步都是对生命的重新宣誓。从卧床不起到扶着器械行走，李春不仅在修复受损的身体，更在重建破碎的精神世界。

她把康复训练变成了一场“自我救赎的实践”：行走不再是简单的肌肉恢复，而是对“好好活着”承诺的践行；疼痛不再是折磨，而是生命依然鲜活的证明。这种直面创伤、永不言弃的态度，正是中国人在磨难中“愈挫愈勇、百折不挠”精神的真实写照，让作品超越了个人叙事，成为对生命韧性的集体礼赞。

文化重建中的精神传承与集体记忆

在李春的叙事里，“图书馆”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从地震中被毁的旧馆，到板房里临时搭建的图书室，再到崭新的北川新馆，书籍的迁徙轨迹，正是灾区文化重建、精神复苏的缩影。作为图书馆馆长，她整理捐赠书籍的过程，像是在修复“文化DNA”——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记忆，每一页纸都承载着希望，共同筑起抵御遗忘、守护文明的坚固堡垒。

作品采用“碎片化拼图”的叙事方式，将日记残片、书信段落、治疗记录穿插组合，既忠实于创伤记忆的真实形态，又巧妙串联起个体经历与集体记忆。这种书写不仅是对个人创伤的救赎，更是对整个民族灾难记忆的梳理与传承，提醒我们：铭记灾难不是为了沉溺痛苦，而是为了从记忆中汲取力量，更好地走向未来。

十五年磨一剑，李春用《在废墟上重生》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从废墟中的挣扎求生，到康复路上的咬牙坚持，再到文化重建中的责任担当，她的故事早已超越个人范畴，成为汶川地震后，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带领下，“迎难而上、重建家园”的生动注脚。这部作品不仅打捞起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碎片，更铸造了一艘承载着希望与力量的精神方舟，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光，纵使历经磨难，也能在废墟之上，开出最美的生命之花。

凡人凡事

吃蟹记

张莉

我在网上订了十五只大闸蟹，到货拆开泡沫箱，绳缠得紧实的蟹子在箱底轻轻挣动，我数了三遍，共十五只。家人大约好周末在外聚餐，这箱鲜活的蟹，自然要带去餐馆加工。

红透的蟹子端上桌，油亮的壳上撒着几片紫苏叶。我习惯性地清点，指尖划过盘沿：一、二……十四。“师傅，我带来的是十五只呢。”我叫住正要转身的厨师。

那小伙子愣了愣，眼里先闪过一丝诧异，随即浮起局促：“姐，我们加工时都是当面数清、盯着做的，从来没少过……”他说着就要往后厨走，“要不我再去灶台边、备菜台找找？说不定是掉哪个角落了？”我连忙拉住他：“不用不用，可能是我出门数错了，一只蟹而已。”

话虽这么说，心里却打了个结。箱子全程没开封，路上也没磕碰，好端端的蟹怎么就少了一只？这疑惑揣了一整天，直到深夜独自在家，客厅挂钟刚敲过十二下——卧室门外的木地板突然传来“笃、笃、笃”的声响，轻一下重一下，像有人趑趄着软底拖鞋慢慢走。

我猛地坐直身子。明明家里就我一个人，深更半夜哪来的脚步声？“谁？”我哑着嗓子喊了一声，声响戛然而止。静了半分钟，“笃笃”声又起，这次更清晰，从客厅那头往卧室挪，像有个模糊的影子正一步一步靠近。冷汗瞬间爬满后颈，我攥着被子角扯着嗓子唱歌，跑调的歌声撞在墙上，倒真为自己壮了点胆。

我刚松口气，“笃笃”声竟又在门边上响起。我缩在被窝里紧蹙脚趾，脑子里乱糟糟的，尽是些不着边际的念头。不知熬了多久，外面没了动静。我咬着牙哆哆嗦嗦地下来，猛地拉开门——

昏黄的走廊灯下，一只青灰色的大闸蟹正举着螯钳，八只脚在木地板上碾来碾去，刚才的“笃笃”声，正是它的蟹钳敲出来的。见了它，我虽不躲，反倒把钳子举得更高，活像个耀武扬威的小兵。

我盯着它看了三秒，突然笑出声来——可不就是那只“失踪”的蟹？想来是收货那天我打开泡沫箱清点时，它趁我不注意悄悄挣断了绳子，躲进了角落，害得我误当了厨师。我把蟹拎起来，它在我手里张牙舞爪。“行啊你，还会自己开溜，半夜把我吓了一跳。”我找了个浅盘，倒了点清水把它养起来，忽然觉得这只“越狱”的蟹，倒让我觉得——生活中的一些小意外，未必是糟心事，有时反而会变成最鲜活的记忆。

第二天把蟹蒸端上桌，掰开蟹壳，满是金灿灿的膏黄。这个大闸蟹的味道，比往年更难忘——难忘的不是它的鲜美，是深夜里那阵“笃笃”声，是平凡日子里那些不期而遇的小插曲，把寻常时光衬得格外温暖。